



07381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類

觀光贈言

南都同志胥會于觀光語及道不遠人之學東廓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則爲忠矣如心則爲恕矣而曷嘗求之於外使道由師友而得則道在師友矣使道由簡編而得則道在簡編矣簡編師友最爲近之不曰執柯以伐柯乎時張子益在坐趨而請其方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自所惡言之也求乎子以事父求乎弟以事兄自所好言之也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一

事上使下未易盡也卽所惡而勿施之無俟外求矣孝親弟長未易盡也卽所好而施之無外求矣子益曰夫簡編師友將下必求乎曰夫子固言之矣友也者以輔仁也前言徃行者以蓄德也仁也德也果自外至于抑自其中出乎古之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誠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則忿懣好樂無所滯而大本立矣親愛惡惡無所碍而達道行矣故脩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是之謂不遠人以爲道子益躍然曰謙乃今知好惡之外無學矣好惡之外無政矣未幾大名闕守子益以刑部膺



命而行同官之彥同門之舊相率問言以重其別東廓子曰  
子益別矣無庸於多言矣子益貌癯而志壯位抑而政亨學  
愈崇而執禮愈卑其任重以道遠也孰禦焉大各古爲各郡  
狄梁公宋廣平遠矣稽于遺政有王文正韓魏國之愛焉南  
望澶淵有萊公社稷之勛焉西臨魚水有元城盡心行己之  
要焉是簡編師友之炳炳也子益其時擇之而已異時聞以  
治平入贊皇極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歛五福以錫萬邦其在  
大名乎

錫封贈言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

國家嘉羣臣勞績率視品級推恩其親礪臣節也羣臣榮上  
之賚論次其親之行義相與歌之昭親訓也大夫士聲應氣  
求颯颯然頌其遇而祝其有成敦友誼也其後相沿以爲彌  
文蔑功而受之曰濫蔑行義而張之曰誕蔑規祝而侈大之  
曰諛嘻傲也久矣予去京師十有七年而始入同志之友相  
與切磋焉謂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會呂子信卿以柱  
史拜恩封芝山翁如其官而贈妣章爲大孺人錢子洪甫尹  
子任之以例問言予啞然笑曰吾輩亦不免於彌文乎二子  
肅然曰彼以其文我以其實夫何傷予瞿然曰善乎其學之

也鈞之誦詩讀書也而或以治聞或以畜德鈞之射策決科也而或以市利或以行義鈞之守官蒞民也而或以肥家或以肥天下故以實出之則好勇好貨無往非天德之流徹以文出之則示禮示信不免於霸術矣以呂子之敏而好學致忠以行其文則將順匡救罔敢懈也而臣節日礪矣出言舉足罔或忘也而親訓日昭矣規過勸善罔有燕辟也而友誼日茂矣在易之訓曰修辭以居業曰知至至之而可與幾曰知終終之而可與存義合內外貫始終其忠信進德之全功乎是在呂子勉之而已矣占子亟爲予言乃翁好易壁間畫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列上下篇卦爻凝然時有所思作詩及樂府無慮千餘篇藻麗有思致獨不喜作時文覓舉其恬淡冲漠於機械寂如也而七孺人相封君講畫宗法緝先人祠墓收族貧者與飲食有慈惠惇恪之遺韻焉徵諸錢子亦若呂子之言也歐陽子崇一所謂尊德義之致樹出處之節以顯吾道者其有望於

呂氏乎

贈梧桐王少尹

戒懼之學自唐虞兢業以來相傳一派正脉不覩不聞以言乎寂然不動也莫見莫顯以言乎感而遂通也須臾勿離則

有以立常寂之中而擴常感之和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大事  
小事舉從此出學術不明徃徃縱其氣習之偏罔知防檢忿  
憶好樂滯於內而親愛賤惡辟於外故事君弗能匪懈事親  
弗能無忝保民弗能如傷而愛士弗能若已有之毫釐千里  
其機可畏哉梧岡王少尹常親炙先師之教及臨吾邑慷慨  
共其職士民翕然有譽處嘗作毀譽篇勗之以戒懼自信之  
功以督賦南都徵所以別者因申是說以贅屋漏夫愛人以  
德同升大猷之公也愛以姑息載胥及溺之敝也復古諸生  
方以斯學爲務使君協恭之餘尙相與交礪之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

贈宗伯昭

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唐虞相傳變化氣質之  
學也古也從其氣質之偏而變化之今也從其氣質之偏而  
克拓之故古今不相逮非繇資稟盡在學術以子夏之隘不  
可者蓋拒之矣汝爲君子儒所以藥其枉徑也而終也敬而  
無失恭而有禮視四海如兄弟以子張之辟蓋難與並爲仁  
矣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所以藥其堂堂也而終也嘉善容衆  
執德信道以爲有無聖門善教善學易惡至中以爲來世法  
程卽是可以默識矣吾友宗伯昭英才博聞功各可唾手取

而僂蹇不偶乃與吳中諸俊杰大肆于古詩文今年五十有一矣視予考功愀然相矚於先師之教因述所聞以商之古之人五十知非言有悟也六十而化言有養也九十有五矣而儆戒屋漏言有終也予與子蓋交彌焉無局於氣無眩於習無忘於師訓無畔於聖學庶曰其永二先大夫之緒乎

江西戊申同貢錄序

石城許大夫新莅學政合江右諸士子而甄別之拔其尤以貢于天府將行訓之曰二三子其思自重乎

國朝選士之正途維科維貢自爾江右以貢位公輔列臺諫莅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

藩臬郡邑炳炳與科甲並里邇來乃漸輕矣

天子厲精圖治鑒于成憲銳然以三途並用甚盛典也矧茲戊申警我

高皇用夏變夷再闢乾坤之運諸生其務自重茂華休運以匹子前聞諸生退而爲同貢錄叙少長紀里籍列三世以逮昆弟與嗣將世講之而命予弟臨曰子貢元也其得司成氏弁諸首簡以爲茲錄重叔父貴復督之益乃拜手言曰善而石城大夫之訓也貢之制助于夏后而備于成周犧牲青茅以爲祠貢絲臬絺紵以爲嬪貢丹漆罍磬以爲噐貢玉馬皮帛

以爲幣貢。椀栝箇籜以爲材。貢金鐵龜貝以爲貨。貢玄纁璣組以爲服。貢羽毛夏翟以爲游。貢魚鼈櫛袖以爲物。貢是以地無廢材。用無廢事。况人才所繫。官天地而宰萬物。其可貴可重。非服食器物局而弗相通。故浚明亮采翁受敷施而虎賁綴衣。大都小伯以和我庶。獄庶慎自一行一藝。咸獲自達于上。其選之之目。由後可稽者。則賓興之典。舉于鄉。遂而庠序之異。貢于大學。其後世科貢之所繇。基乎漢氏賢良孝廉外置大常博士弟子。以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爲式。猶有古之遺焉。唐之學館。宋之三舍。文藝日

熾而德行微矣。是以遞重遞輕。遞興遞衰。其好尚漸漬使然。非降才異也。試以揚州之貢。稽之瑤琨篠簜。齒革羽毛。卉服織貝。克然無讓。前聞也。獨於人才。乃弗逮于夏與周乎。二三子懋對良師。帥之訓以自成。自道盛典。難膺休邁。難遇以敏有官。以亂有政。以代天工。以補衮職。以康兆民。撫四夷如金玉。皮帛式光于充庭之寶等而上之。則尙友千古。裁成輔相。以運天下於掌等而下之。則卮言虛貌。攘君罔民。苦窳而不適於用。祇爲鄙薄口實。思齊內省。其將孰擇焉。古今輕重之辨。罔不由人。羿以力泥以詐。則夏之士輕。芮伯以貪暴公以

讒則周之士輕賢良一也董仲舒以正誼則重公孫弘以曲  
學則輕郡文學一也梅福王章以剛直則重張禹以軟媚則  
輕嘻可畏哉異時尙有按是錄而稽切之其孰重孰輕自有  
衮鉞在

安福三刻縣總序

周禮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也王  
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噲其義精矣積民以成  
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  
邦之基必始于邱民故王政之要重邱民而致察於縣成汚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七

吏猾胥必慢其版籍好豪飛詭貧弱讐斂姦心競生僞端交  
作神出鬼没而弗可詰是以澤鴻日號角雀日繁而佩牛犢  
日逞執是而曰倡九牧阜萬民是築臺九層而圮其基也安  
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  
周民數以覈賦稅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覲貧弱無所疚而胥  
吏無所搖其猶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屆黃籍  
之造倦倦以松谿爲法復刻而戶授之邑之艾老子弟沐浴  
慶澤帖帖無後虞歲壬子交川湯侯賓釋褐視篆博諮故實  
述能以圍局矢神以夜志酌糧以均甲倦倦以景山爲法而

屬劉簿鰲日督其成比應

召命亟刻之梓而告于益曰版籍情偽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復  
淆之雖夙夜從事猶槩然于中暨按新籍督賦犁然無升合  
爽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爲忠而二三子之勞爲有終也願徼  
言以告後之君子益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風移之  
慶乎維民有常懷維天有常親維王政有常憲曰景威和則  
父母孔邇率割夏邑則時日曷喪故赤子以保衆胥親之矣  
否則戚聰明自民明威自民故靖共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  
殃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刊以訕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八

碑載道帝賚三接以今準後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于  
交川體信達順以迓續民命于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  
亦無疆惟休湯侯入贊司徒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  
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

皇極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尙樂與萬邦邱民慶之古不云乎達  
于上下敬哉有七

壽年友憲伯南江子八十序

予與晉陵南江鄒子敏行同第于辛未南江子出令浦江以  
考最爲遂菴大宰所首稱入司司徒之政委權江州爲商民

所便不於國課外求羨餘歷員外郎中擢參廣西以議旬宣  
政成劄雲南之臬事尋以煩言改廣西遂致其事以歸居官  
二十四考家無長物遇有贏餘則悉以供賓媼之資其乏也  
則甘淡薄以自適未嘗以戚容告于人處親朋僚友至于兒  
童走卒率坦坦無所忤酷喜奕碁每對枰忘寢食燠冷老而  
不厭於毀譽成虧泊如也予自南雍歸南雍之上送于晉陵  
而予友少初徐子理邑政乃約南江子祇謁忠公墓下仰瞻  
眸容旁睨宰木俎豆咏歌眷眷不能別時南江子壽七十矣  
相與握手執袂以無怍中公爲贈處之祝嘉靖庚戌秋七月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九

九日南江子登八十之壽其家子騫丞合浦介子駮簿零都  
不獲稱觴寘筵跣與騫謀曰其得東廓司成一言以爲壽筵  
祝東廓子方爲零都序續刻思賢之錄發書而嘆曰吾何祝  
乎祝之以忠公而已矣公之修名姦節與日月爭光而其踐  
履學術微言細行咸可以師來世故鼓篋問道闢館授粲究  
理亂別邪正以長育四方之英其迪士可師也浮舟躡履招  
禪訊仙情與景會前倡後酬翛然揖古人於千載之上其風  
度可師也再列諫垣犯顏批鱗言路閉塞噦噦朝陽視叱時  
宰如此嬰兒其節義可師也拱北有軒初心湛然爾爾餘息

孟詢國事欲匡主德以與三五比隆爭治其忠愛可師也知  
恩有堂奉母訓弟欣然不知老之將至其孝友可師也了翁  
龜山推轂周行而承君景深披襟壯語人有一善若拱璧駟  
馬而願交之其取友可師也論孟有解羲易有說操不售之  
具而北面潛心若列聖親指授焉其嗜學可師也訓子學統  
究極淵源奏議足以世父業而語餘足以傳師受其貽謀可  
師也是八可師者將四國訓之百世慕之矧在我同姓越在  
我後嗣顧可以自諉乎南江子之少也以三禮舉南畿第一  
莅官居鄉凡四十餘年而動履罔愆精采日康茲復以景揚  
先烈爲義方訓其志尙可槩觀矣忠公之銘座右曰志難成  
而易敗時難遭而易徂奉先訓以夙夜無少晷於須臾聲載  
實而遠鶯煥祖考之規摹彼聖賢亦人而已庶以此而爲徒  
其自任以斯道之重如此故炳炳壽于無疆益嘗謂同志曰  
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吾身不能爲賊賊乎恭乎將  
孰從乎知而莫擇孰云爲智擇而莫處孰云爲仁仁且智矣  
是爲無疆惟壽請以爲南江翁父子祝

復古書院贈言

聯泉柱史孫侯聚于復古切磋絜矩之義中席而請曰慎北

鄙人也往肄業庠序俯首詞章比入仕版慨然功名之際未免以氣習用事今乃知聖訓之切吾身也富哉矩乎能者以戰兢葆之則有猷有守錫

皇極以福萬民不能者以逸欲戕之則作好作惡拂羣情以速菑于躬東廓子離席而拜曰益也學于師友三十餘年使君何取善之篤入道之敏也聖門志學以不踰矩爲準賢智而過愚不肖而不及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皆踰也故立與不惑知天命而耳順精神命脉融結凝聚以依中庸而達帝則故天命謂性指降衷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指實功也自矩之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一

大公曰中自矩之順應曰和自大公順應之裁成輔相發育而峻極曰位育若然者皆鬼神俟後聖舉幽明古今而無二矩夫是以無惡無射以有譽於天下使君奉

天子命以按南服將清戎伍備胡虜而兼理匠班且以濟百乏之需投大遺艱其亦絜之以吾矩而巳矣益不佞謹爲羣情誦之如使清戎而果足以充伍備虜雖損於民猶可也長解督迫雞犬弗寧而新軍入衛旋踵迓歸萬民荼毒而

國家無一矢一戈之利竊悲夫割服以啖腹而腹未得飽也如使匠存而追通班雖急其後嗣可也匠亡矣而攤於里甲是

毆里甲而逃亡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寧無動魏文侯之嘆耶如使運軍以口糧准料價限以年可也逋以三十年而償以一旦馬力窮矣而求不已必逸必擣將不待顏氏子而後知之矣

天子建中和之極以馭萬邦也宰執者其工師也臺諫者議工師而贊之也稽諸往牒方員隆污其亦可鑒哉臺臺惜金後宮衣綈雖純駟不具米石萬錢而終臻貫朽粟腐之休栢梁競麗五利兆誕雖告緡錢引株送繡斧擊斷而弗能靖輪臺一詔宿疴盡掃少主一圖國脉潛回如層霧積霾復覩炎光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一

之烈故循規履矩迄可箴簋削而批之立以苦窳矯而復之猶可救補當局羣工寧無遠猷辰告者乎使君曷哉見實承

奈須臾勿離集衆思以廣忠益責難

明良誠立神應俾好仁好義興孝興弟式紹隆古之化而外本內末一洗而融之是萬邦黎庶舉沐浴五福而拯於六極也復古善類其叩首胥祝焉維茲復古松谿大宰肇其基少湖相國翊其成而使君慨然增田以嘉惠我諸生其焉能謾之諸生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木瓜之情古今同矩也是以徵瓊瑤以納諸虎賁

虔州申贈

中丞秋崖朱公之莅虔臺也貽永感錄以示益嘆曰茲其錫類之典乎爲闡民彛徵天道用招風化焉未幾公移闕于浙江兼理福建以靖亂階嘆曰茲其

明良嘉靖萬邦之畧乎顧懷德者何以讓之爲純往勛昭部訓誌去思焉公遣舟以迎適館授粲論學于學聖之堂益曰學至無極翁精矣匪聖奚學匪天奚希一者其本體也無欲者其功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戒若走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貨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三

色中不自洗刷將奚以括于凡民矧曰與于聖同堂兩儀並位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其無欲之學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極之貞乎公曰嘻純嘗兩宰州治三歷部署五莅藩臬思以政爲學而莫予助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勇不乾乾弗息以對越明命翌日燕靜觀堂而論政焉益曰政者正也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猶執矩于此以方天下之不方而已矣夫漳之海寇與寧紹相剽劫也處之鑛徒與建寧糾串也皆屠販逋逃捐生以徼無涯之欲古之訓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綏猷無主有欲乃亂皆自上任之釁端初萌玩愒弗

報權貴聚藪駭縮罔詰肘腋耳目漏洩情實簿書相謾勝敗弗核而甚者利之以拂民性而蓄其身犯是五蠹又奚尤于羣盜故匪廉匪明匪正匪慎匪斷舉弗矩也公執素矩以往其患弗方乎公曰嘻統嘗仰愧

國恩俯懼庭訓永感母氏之烈思以學爲政而凜乎無稅駕也今齒髮日邁遺大投艱敢循規矩以自弛晚節益曰公勉之矣學與政匪異轍也古與今匪異性也多欲之蠹爲蹶以涓諸物無欲之醇爲舜以同諸天伯益仲虺在公握其機用贊堯湯於以弘移孝之模而私成輔相身親見之謹拭目以祝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四

公戒行有期矣藩臬之彥臨溪張子永明白坪高子世彥肅幣以贐公拜手卻曰玉帛古以將敬也而世以爲賜是貨之也張子顧高子曰善而中丞公之教也贈以財孰若贈以言迺詣澆溪祠以徵言益拜手謝曰贈言古以責善也而世以相爲頌是諛也高子顧張子曰善而司成氏之辭也贈以頌孰若贈以規益復拜曰夫諸君子恪共朝夕錫福于我士民固欲行古之道也其敢不暢嘉命以納諸虎賁

贈董謀之

予往歲受學虔州與董子希永切磋世講之誼後二十有八

年復尋鬱孤通天舊游希永之冢子謀之趨而問學焉予曰  
生固名家也璜溪大卿之祖武文僖宗伯之世德其名而字  
之既詔之矣古之聰也聰於道德后之聰也聰於勢利故鷄  
鳴而起孳孳則同而舜蹠且天淵生其謀之而已曰聰之病  
此久矣思以魯對治之則奚若曰聰明睿智天德之本體也  
柴愚參魯聖門之所指渣滓也子欲以渣滓易之體乎古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以纖毫非禮戕賊天真而世之機械  
變詐者謂爲朴魯無用從而嗤訕之機變日深禮度日敗而  
驚然自以爲至巧若醉酒者之號噓而笑醒也曾氏之訓曰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五

仁以爲己任死而后已其弘毅之學任重道遠至於全歸而  
知免此豈魯者所能乎渣滓消融本體呈露江漢以濯秋陽  
以暴皜皜而無以尙非聰明睿智達天德其孰能深造之故  
謀之而得則爲肅爲聖以保五福謀之而弗得見爲蒙爲狂  
以入六極茲武王之所汲汲而訪也濂溪元公一着無欲之  
要陽明先師致良知之規皆箕疇正傳也而虔州獨薰灸之  
廟貌巍然陟降對越凜然師保之臨焉謀之其敬脩可願內  
斷於天君無爲浮習所眩

禾邑之南鄉山環水抱風氣完固世族相望淳龐未斷乃嘉靖戊申仲春十日柱史南屏李君大合同鄉吳龍尹張賀段洪周十四姓之彥胥約于葛泉以迪德規過興利除害取法前哲斟酌時義有會誓有會規有會條期以濯摩禮義同升于古道每月一會每姓直一月至于秋凡八舉矣少長咸奮強弱得所稅賦以時而盜賊屏息公庭無訟讀言季秋二十九日屆柱史初度辰同會之俊髦告于耆艾曰柱史式克壽吾鄉吾鄉盍圖以壽柱史往者丈量之疏黜我民瘼講學之約迺我士習攬轡之風不振于南畿維茲司成東廓子同講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一

于年誼同啟于昊天同車于廣德是宜微言以爲祝於是尙義吳翁錫逾大耄矣命尹生珏及其孫庠生懋桂以來東廓子欣然曰茲宜壽哉茲宜祝哉壽者世所胥欲也祝也者世所胥愛敬也弗愛弗敬而惡且數焉斯詛之矣初于子姓祝于媀姬祝于賓朋則荐聞之舉一鄉耄倪而胥祝焉予未之前聞也世固有虛譽浮于宦轍而隱慝徹于比閭席勢以咆哮則詛爲蝟虎矣鬻貨以請託則詛爲棘蠅矣誣善以媚忌則詛爲沙蜮矣而疇以祝爲南屏君克續先大夫之緒逾弱

寇而撫仕

朝著逾壯而轟聲徹寧天下顛然以公輔日望之甫強仕而歸  
養慈闈廼遂以目廢斂其天明用小試于鄉鄉之沐德慕義  
以爲橫渠畫井之風皇皇然威鳳拱璧祝其永安而久完也  
天視民視天聽民聽福履耄耄其神明是勞之矣君之冢子  
承重嘗學于予預聞天人善慶之機其尙貞率二弟某某合  
敬同愛以緝熙而翁之志而鄉中十四姓之彥一息相承無  
爲陽率陰敗始合終睽以干誓言則浣溪巽山胥躋于壽域  
將與藍田無疆惟休

青原贈處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七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于富陽夫子曰予別矣  
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  
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夕卜沙甫須  
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工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  
矣逾年先師薨于南安不及稽二子之成也而二子交砥互  
礪以求不墜遺緒聞吾邦惜陰之會視四方爲盛昌暑跋涉  
升九華歷匡廬以至復古大會于青原吉郡同志欣欣携子  
弟從之而南昌臨瑞撫贛之彥亦聞風胥集相與宣暢格致

宗旨工夫縝密本體精粹人人若先師之臨乎上也龍溪子以病踰月而歸緒山子泝澄江入五雲以別同志瞿然贈處之義益拜手繹以所聞曰良知之旨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而莫見莫顯體物不遺不覩不聞真體常寂命之曰誠莫見莫顯妙用常感命之曰神常寂常感常虛常靈有無之間不可致詰命之曰幾性焉安焉知幾其神以止至善天運川流不舍晝夜復焉執焉見幾而作遷善改過雷厲風飛不俟終日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寂不寂則撓其體親愛賤惡而辟則感不迥不通則窒其用慎哉其惟獨乎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八

獨也者幾也于焉戒慎于焉恐懼日瑟憊日赫喧日精微日廣大禮儀威儀無適非仁發育峻極無適非天是爲誠立神通全生全歸之學世之擬議言動繩趨矩步而貞純未融其蔽也支獨抱立機與造化游而人倫庶物脫畧其真其蔽也虛皆師門所弗與也况于矮人觀場狂犬逐塊遊騎無歸愈測度而愈遠愈勤瘁而愈悖愈擔當而愈猖狂其獲罪于天命也滋甚凡我同游無智愚無仕隱無耄倪從精神命脉處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夙興夜寐無負此生以慰二君子千里枉教之志浙中諸友寄聲胥勉之異時泛天真謁蘭亭歷赤

城石梁放于東海歸探鷺湖象山遺蹟共結江浙一社以服膺師訓庶無爲茲會玷二君其有以處我

續刻思賢錄序

道鄉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嫖節鯁論炳耀于元符崇寧之間其奏議序于楊文靖其文集序于李忠定其墓也銘于陳忠肅其復墓亭也紀于葉水心其錄思賢也序于楊鐵崖皆天下選也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于有司建祠宇清瑩域請設書院而採摭以刻是錄其諸尚友之志乎嘉靖庚子守益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輒祇謁林莊公

墓下敦年誼叙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駢簿于雩都奉義方以刻是錄取後來脩墓復丘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慶之忠節祠平樂之書院二記終焉益盟誦連日夕作曰應芳氏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邦其可弗恭以遏佚前人光迺拜首而言曰以益觀于言路通塞之際蓋爲往鑒永嘆云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在狂直屈已而優容之故士爭自洒濯以犯顏敢諫濟時行道而鳴慶歷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竄斥接武若與佞爲市與忠義爲仇者卽有隱憂伏慝孰視以言爲諱馴至靖

康叛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于霄養於豫也蟻穴  
潰堤慎於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器公大中召  
還馴貳吏兵亦曰簡在矣論事彌不置非曰矚然以沽直也  
而一擠于章惇再誣于蔡京曾不得以所學報君父奠宗社  
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謚贈言悼忠良以傷謫佞  
然其如國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力支耶邨國是事皆匪降  
自天耶方新州之竄也祖問皆坐貶旅舍不容榻夜絕湘江  
幾墜魚腹欲擠之死也丙竟以生還及偽疏之誣頒布天下  
使聞之眞若有罪而端人止士無敢爲辨欲奪其名也而終

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固冒誕聯列忠義而惇與京褻然奸  
臣傳首嗚呼觀是錄者可以深長思矣益嘗尙論而重有感  
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薤本陰隲蒼生而都官叅軍世守  
弗諛蘊極而發以鍾于公坐不踞立不倚鏃羽服及沉醜道  
鄉超然有悟于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眞故處卑官而抗時  
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鼎鑊而不改容易慮餐脫粟  
駕鷄棲而闔門千指欣若養三牲而食萬錢茲豈以聲音笑  
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訓以無媿公議爲主一視險  
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爲己任踏門問道無虛席而沈

夫人相之館舍饒羞區畫不懈病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  
頒貧空尤爲知禮公以正學自樹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  
光雪先烈莊外敏中了翁許其大受而語錄淵源爲龜山門  
下首稱則公之諭于親刑于家燕翼于後舉皆可爲來世矜  
式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維我公  
以斯道鳴乎不然何得之全而養之誠則公之垂立儒而  
繫百世思者寧獨蔽以忠義乎公歿又五百年矣廸惟前人  
光用施于我宗盟鵠峙玉立飲膏襲馥寧無厚望以續來思

義城黃媼家壽言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一

義城黃子聚于青原山中語及古今之異東廓鄒子曰古之  
君子何其善自壽也忠鯁者以諫君壽剛介者以去奸壽循  
良者以愛民壽行誼者以作人壽恬退者以潔已壽雖所立  
不齊要之磊磊落落與日星爭光後之君子則可蓋于是矣  
故疲精竭神以徼時好而不免與春禽夏卉一過而無留黃  
子曰夫善有諸已咸可以壽矣聖門之論壽而獨歸仁則何  
居曰此壽之全功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其飭躬礪  
行亦足以名後世然非自無欲之心發之終不可以語聖學

而上達天德亦臨亦保文王之仁也而疊疊穆穆與無聲無

臭合德不厭不倦孔子之仁也而皜皜肫肫與淵淵浩浩同  
神而並化茲非吾儒長生之說乎黃子訢然曰吾今而後知  
壽之大也嘉靖辛丑秋八月二十有四日義城子躋六十之  
慶杖于鄉矣予以鹿鳴之雅薦蘿之好繫官南雍弗獲舉觴  
以壽也迺扞前語屬義兒以進于賓筵惟我義城資穎而志  
卓早以能詩舉江右第一及升進士官行人力諫

先帝南巡杖闕下謫南大學

皇上新政復其官尋擢御史巡京城風采凜然闈寺嚙之誣以  
事遂謫蓮塘監司選諸生受學濟濟有造及量移維揚起督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二

貴陽學政衆謂日顯矣而以謗去位既歸怡然邱壑足跡不  
入城府督率族黨及于鄉閭修祠續譜敬老慈幼卹貧扶傾  
瞿瞿然不懈其素也在易有之視履考祥義城子其善自壽  
也乎若由是而深造以道戒懼勿離毅然願學子而師文  
王則行著習察居安資深疊疊皜皜之仁其將孰禦之異時  
杖于國杖于朝嗣當有頌壽之全功者茲特其權輿云

艮山叔父壽言

叔父艮山翁之壽七十也門生彭方伯夔率同遊以請曰國  
家優儒之典凡郡邑文行顯于庠而屢試弗售錫以冠服復

其徃役願以爲慶叔父辭弗許比壽八十益歸自南雍率同宗以請曰國家尚齒之典凡行誼爲鄉族所重錫以冠服頒以肉帛願聞諸有司以爲慶亦固辭弗許嘉靖甲寅春三月九日壽升九十矣時仲子臨官于泰州謀于兄謙弟同及有曰以吾父之力學而弗售于科第以不肖輩之淹而弗獲章服以榮也疇於人而合于天其天以壽酬吾父乎永之僚友暨諸生彙次羣玉題曰瞻雲祝壽將介司成兄以弁其端謙等具以請叔父嘆而許之曰自吾先世未有登于耄者吾何修以迓天休其吾祖考遺慶乎吾其可荐卻羣望以過佚我

前人光益乃拜手颺言于衆曰若亦知吾祖考積善之艱乎靜齋府君當紅巾搶攘之變以智勇爲衆所推保障鄉里鄉里免於流離者垂三十年大父樂山公兩經籍浸僅存一綫之緒曾大母謝與姒李娣鄧矢節守孤熒然以三自穴一門我毅軒大父力貧事寡母藉束修以養而節食以濟餓者至易齋大夫與叔父力學艱險中孳孳孝友以廸于俊髦大夫晚始獲顯而叔父未顯而獲壽謂之天道厥亦有微夫益嘗稽于天人之蘊富貴壽考天所以勸善之權也錫之以財俾以濟乏也而善日裕錫之以位俾以救物也而善日播錫之

以年俾範後學也而善日永若不善而冒是三者是竊天之  
權而徼倖也歟必逮之歟之所逮者同宗怨之同遊耻之弗  
慶也雖慶且將出於所強叔父屢慶而屢弗許衆胥鬱也及  
許之衆胥慶也稽于人情可占天道矣益侍函丈從容問壽  
之要叔父曰吾不以嗜慾戕元氣不以元氣佐喜怒視榮枯  
得失若祁寒暑雨之相遭也是以神凝精蓄而葆其天年富  
哉教也凡我同宗暨于同遊相與究世澤運天機以求所以  
自壽則叔父之模範以永蓋未艾也謹以贊于賓筵遂貽于

秦州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四

明水陳嫻家壽言

益再見先師于虔與明水陳子切磋通天巖中

聖主嗣統彙征京邸南洲應子贊之以見善締婚好焉比謫廣  
德而陳子官主客以剛簡之功無虐無傲杌砥 亦作 稽貴

戍閩而予亦罷主客以歸荐歷艱險以困衡之方能喻能作  
相期暨各返初服聚冲玄歷峴臺入青原石屋之間以戒懼  
之學不覩不聞爲歸宿蓋自正德庚辰至于嘉靖癸丑凡三

十有四年而陳子壽登六十矣世之祝壽者率以紆朱佩紫  
囊金篋帛勢焮炫赫動四方觀聽此皆景春胸次以妾婦爲

大丈夫耳大丈夫德業當與兩儀並立四時通運大行窮居  
初無加損故千駟之富不敵餓夫一匡之烈取謂童子蝸角  
蚊睫烏足以識之剛柔者質也易惡以至于中則弗囿於質  
矣夷險者境也忍性以增不能則弗奪於境矣弗囿於質弗  
奪於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三千三百  
出王游行其知神之所爲乎聖門稱耄期好學以式公爲準  
業竹以繼緝熙屋漏以先烈文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斆思非知微之顯矣尤爛然其孰能與於斯故切磋琢  
磨瑟僊赫喧至有斐而不可諼世之繩趨矩步未能皜皜于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五

中忽恟慄者也養心繕性而不屑于外畧威儀者也舉不足  
以語精一博約之神陳氏自寧國徙撫代有聞人至明水子  
英年高科以力諫南廵杖

闕下直聲隱隱動朝紳旣起而蹶鍛鍊日熟親炙自造自  
得克是而弗止其進於衛武將孰禦焉采芝陽明白首黃綺  
先師之命夙夜其保之謹命兒善及諸孫德涵德溥敬下賓

筵

貞壽篇

天道於穆不已故曰貞觀日月東西環而不窮故曰貞明聖

學自強而不息故曰貞壽壽也者自其貞體之常運常照言  
之也若弗運弗照以紕繆其天則雖逾百齡而茫然不足以  
語壽陽明夫子以致良知覺天下其諸以無極之貞精明流  
行與天同運與日月同明俾後知後覺咸升于壽域乎而學  
者往往挨傍於資質牽綿於俗態穿鑿於聞見測度卑者溺  
情慾高者執意見而眩其不貳不測之貞其於傳而習也遠  
矣安成惜陰之會雲蒸星繁視異邑爲盛而好學好禮不從  
流俗以自壽者益得二翁焉曰石屋彭子世望曰柘源劉子  
伯光彭子自衡山晉陵以玩易于石屋二洞之間其言曰吾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六

始以聖人非學至也而循吾資以自適今乃知學之可以聖  
也日用變化自有主宰吾資者存一時而不合天德便是  
罪過劉子自新寧以牒別墅植梅濬源以光諭德公之休其  
言曰向者之誤也以學術批抹俗習自以爲瑩瑩瑩瑩天之靈  
始有見于天地之心眞陽來復一毫陰懸無着脚處吾敢不  
竭餘年以無負此機是其虛以取善實以礪行勇以自強翁  
然爲一邑赤幟凡我成人小子精進者可趨幟而奮因循者  
可望崖而赧其爲師門之助不旣引乎石屋翁以己酉季冬  
壽升七袞庚戌季夏柘源翁亦升七袞矣同志徵言以壽勉

書以爲賓筵祝繼自今交砥互礪日就月將以求不息之貞  
則忘食忘憂老至不知好古之發憤也勝怠勝欲觴豆畢銘  
丹書之執兢也如圭如璧屋漏不愧抑戒之瑟僞也是之謂  
自作元命而求多福諸生有起而請曰子於二翁同德也曩  
也默而今語曩也往而今止則何居曰子將求之于跡乎萬  
物芸芸觀色而聞聲皆跡也若跡之所自出則唯其莫觀師  
曠莫聞貫語默齊行止一窮通閱古今儻然侗然與貞觀貞  
明同神而並化然後可以存吾貞

恩光世紀序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七

中丞應臺傅公歛其家藏

勅誥及慶弔贈遺詩文屬示泉潘子曰子史氏也其爲我緝之  
潘子退而繙閱連日夜以勅諭勅誥爲皇言紀以壽筆山  
翁及恭人劉序記賦頌詩歌爲嵩祝紀以銘狀身爲哀述  
紀以中丞城上蔡備岷洮鎮甘肅贈誥爲德政紀合而名之  
曰恩光世紀以復于公公曰司成東廓鄒子舊史氏也其爲  
我序之潘子以告于石屋洞中益披讀連日夜繹之曰

皇言教忠也嵩祝教孝也哀述孝之永也德政忠之蹟也善而

潘子之以忠孝贊中丞也忠孝之致也格皇天孚金石脉魚

而况官府間乎準四海俟百世而况同時接溫聽屬乎然陳辭上征倚閭闔而閉闕澡行求全投明珠而按劍世未嘗乏也遇不遇者時也達不達者境也在昔先民進德修業與幾存義不以時眩志不以境易操故錫馬三接弗爲亨雒膏不食弗爲困羣小交憎弗爲愠而四海宗之弗爲泰是以真誠惻怛瑟間赫喧而令聞廣譽弗諉于萬世非是矣則聲帶之錫鐘彝之勒祗以爲來者口實嘗稽紀而論其世矣筆山翁七歲而辯于庠三十始廩五十始貢而偃蹶不改度斷事于陝晉倅于穎雪冤滯慰悍鷲拊疲癯叛卒相戒勿犯解署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八

投閒于家挫銳葆冲娛茅婦養鳳毛逾大耋以化而委蘊于中丞中丞釋褐筮仕築城鑿池毅然壯萬民百世之規投艱蒙謗而不卹比持斧列省分閩西鄙鎮于所游窾卻若然遂交膺廷薦以鎮西庭雖薦士之左遷移鎮之煩言愈堅迄于茲勛譽日烜其諸孝思永言忠貞世篤非耶湛恩耿光昭先而範遠可以爲傳氏黃鍾大呂矣邦傳之世德光于說命若金作礪若川作舟楫若大旱作霖雨若酒醴作麴蘖若和羹作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公經營四方告成

聖主啟心沃心終始典學招俊乂康兆民對揚休命而永錫爾

類嗣當炳炳然紀諸停史罔俾商巖專美有傳

雙江聶子壽言

雙江聶子文蔚守平陽陟潼關憲使撲被徑歸薦者與娼者持三年而始白天官卿請于

上有召命矣歲在丁未月正十有三日躋初度之慶郡之同志約于青原聯舟于文江謀祝壽筵觴有談毀譽之定者曰雙江子之筮仕華亭也即以剗繁聞其按八閩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比治姑蘓以禮致風于士民蓋動而得譽然謗亦隨之邇者撲驕虜烈燬瘴畿甸爲長城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九

天子瞿然有平原何狀之咨公卿薦之臺諫薦之謂立升要津矣而貝錦鬼蜮幾不可詰賴公議昭明以終譽處也雙江子其展布四體用對于羣望乎益曰學無毀譽毀譽以言乎聲也譬之耳焉鵲之啁啾鴉之啞啞各通於聽而一也而以毀譽異是以鴉鵲爲欣戚也有談出處之時者曰昔水雲公之課子也將以補衮職若明命而發四方也聶子祗義訓以恪官箴知有吾君知有吾民而不知有權貴不知有夷虜亦曰仰希先哲俯愧來世而豈擬世途之巖峻若是也白水之塵可敵金牛以怡吾神以敦吾宗以惠吾鄉終吾齒而安矣從

子司諫門生朝著足以報國承家展未盡之蘊若復驅車九  
曲以拯顛崖於世道計則得矣其若自爲何益曰學無出處  
出處以言乎跡也譬之途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橈山乘櫟  
隨所遇而通其變而以出處異是以水陸爲前卻也有談寂  
感之幾者曰雙江子之志卓矣而才足以克之驅馳四方舍  
矢如破及聞陽明先師之學精思力踐若虞機長而省括度  
也晚而自得恍然有悟於未發之中而深懼以義襲爲格物  
其有意於寂以妙感已平益曰學無寂感寂感以言乎所指  
也譬之日焉光其體也照其用也而以先天後天分是以體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

用爲先後也夫倚於毀則絕物倚於譽則合汙倚於出則溺  
而不止倚於處則往而不反倚於寂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  
倚於感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曰德輶如毛言未化也無  
聲無臭則至誠而化焉有所倚是之謂肫肫維仁仁而肫肫  
則淵淵浩浩與天同運與江河同流與日月同明是之謂仁  
者無疆維壽雙江子同志之責育也吾輩共築壽壇拜以先  
登凡我同志各勇於自壽衆以次胥壽之請無讓

贈邑博鮑子陟教江陵

談利者主於富故取棄覈盈幽析秋毫自百金以至于侯封

談勢者主於貴故集苑避枯巧登壘上自一命以期于三旌  
談學者主於道故顧覬天命砥礪民彛自善信以期于聖神  
昔洙泗響息誠行活詞滿天下時則有鄒孟氏道性善稱堯  
舜黷然與抑洪水同功漢唐日遠濂洛勃興定性一脈以大  
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道南之祝龜山先生寔當之其言  
曰學必至於聖猶射必至於的世之博古今能文章自以爲  
博雅矣而畧于實踐忠信原慙不爲不義自以爲敦行矣而  
眩於著察事求可功求成立得功業自以爲利物澤衆矣而  
不本於規矩準繩故學不聞道與聖懸隔甚矣其傳之明潔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而懇惻也江陵木鐸龜山管柄之矣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千里來游鮑子行矣郡邑亦同教矣流風遺韻其  
尙有可聞者乎爲我諗于江漢之間其亦有嚴霜烈雪松柏  
獨茂以尊君父攘夷狄勸講聖學如康侯乎其才不指斥執  
政坐貶英州榻前論事疽發于背如質肅乎其亦有請益上  
蔡盡說論語灑掃應對本末一貫如朱子善乎由鄉而國由  
國而天下由天下而古之人尙友論世以無惡於志若富貴  
者以侯封三旌爲的是爲不忘久要之期乎卓矣考亭新安  
之先哲而道南之正傳也凡近高明孰爲歸宿同俗同理孰

爲決擇嬰兒巨人孰爲榮辱一時萬世孰爲天壽鮑子勉之  
且以數于江陵二三人

張文定公文選序

甬川張文定公讀書中秘五轉而爲司成又二轉爲少宗伯  
乃兼學士掌翰署加太子賓客掌詹府升太宗伯其所奏對  
莫不稱 上旨嚮用矣以母夫人高年數上疏乞歸 上優

禮之改留都大宰復叅贊司馬機務俾內致其養而外得輸  
其忠將大拜焉比沒賜祭塋贈官錫謚咸出異數而薦紳大  
夫士相吊以爲靖恭含弘清儉博達隆然公輔之望而未得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以培元和銜

莫不嗟悼之東沙子以諸父繼爲司馬評

騰其宦績學行以傳比保 塵江右選其文三十有九卷刻之

用垂來祀而俾來徵言于山房東廓子讀之終編曰嗟嗟甬

川其諸古之豪傑非耶聖門之評人品也自行已不耻等而

下之至於斗筲自事君容悅等而上之至於正已而物正鈞

是人也胡若是戀也趨向殊而冀越分造諸殊而堂室判矣

斗筲鄙器也容悅幸婦也其弗足齒較然矣而眩者猶滑之

硜硜言行必信必果皇皇社稷求可求成亦足以聳瞻聽而

適莫作用瑕瑜互形辨已微矣孝弟章聞信于宗黨中天下

而定四海澤潤生民此宜無間然者而滉淄猶有別蓋著察之難精而渣滓之難融也若是某也受學先覺取善四方三十有二年矣思得古之豪傑相與並趨而深造之於甬川公倍戚戚焉公年十五六卽能沉酣經史撰擬詩騷衆悚然異之矣有司舉以明經乃與聞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也游神高朗耻不媿媿者五服官翰也非觀頤之錄每夕紀過以自防侍養不食藜藿不厭三起督學政貞教多士輒自免以歸及遷尋坊陟南雍跋涉久而創艾切作昭事之錄畏天而比贊政柄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吏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三

部九年不調諸手所銓注者徃徃位已上絕不爲意惟時時發憤曰髻鬣幸有聞顯毛租種尙未有成古亦有言行邁屢稅誰執其咎故觀詰博望文見憤邪視身之介焉觀郊祀議見饗帝愛國之誠焉觀納言勸忠頌見抑奔競於負賂廓耳目致大平之兆焉而最其得意者曰中庸傳沉潛融會衛道翊教慨然以一德爲政鵠雖橫渠考亭尙未犁然于懷茲豈冒識而膚覘之耶公之題座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盡矣某亦近覺此義卽存卽省無二境界卽知卽行無二輪

轍卽安卽勉無二源流於以闡惟微之緒啟無極之真全生  
全歸最爲正脉而明善誠身九峯與公辨者於鄙言尙未達  
也公贊陽明先師像曰欲起九原而弗得徒瞻遺容而興喟  
某於公遺文亦云東沙司馬於某以斯學相期也敬書以質  
之且以告後之豪傑思尙友文定公者

高吾司馬陳公文集

世之喪吾者衆矣其孰從而高之饜婪者以吾爲蚊蟻巧佞  
者以吾爲狐狸暴戾者以吾爲狼虺讒媚者以吾爲蠅蚋虛  
浮者以吾爲狸鴟其能霧隱如豹觸邪如豸惡殺如騶虞呼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四

萃如呦鹿高舉如冥鴻亦鮮矣况乎出入以度隱顯不測如  
祥麟神龍睥然昭簡冊而亘宇宙乎荀氏之言曰道義重則  
輕富貴志意得則驕王公彼挾所有以自較於高志猶未醇  
也居仁由義直養無害浩然天地不祿不屈大六之全生全  
歸舍是將安準的哉又曰昔衛武公逾耄望期矣仰抑之功  
至于不愧屋漏曠百世而感者如祥麟神龍可仰而不可攀  
闕中舉以命曰無忝無忝之義福澤以厚生憂戚以玉  
成存順事而沒寧無徃非高吾之醇公其日孜孜焉以光獻

聖之規

寶澤集序

休寧之吳以商山爲望至御史少微以經術知名于唐而國錄俯與邕州安撫儼以節氣並顯于宋邕州從學南軒受知考亭東萊歸養其親于竹州之上與龍川球軒止齋水心石湖相友善曾孫咨深上其集于朝謚曰文肅高風懿範流被後昆謹禮淑身咸不隕先植名碩勝流泚泚然有遺有紀誌有題詠至于孟悅已十世瓊十有一世矣孟悅懼其散逸輯編爲集名之曰寶澤而漫捐金以倡梓之俾世世子孫得以與其孝思之誠工告完矣託其友畢子翰以徵言于行窩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五

東廓子發而讀之終篇嘆曰吳之澤其盛乎吳之孫子其知所寶乎古之人酒必祭觴食必祭豆凡以不忘其先也矧食先世遺德覆冒樂利而文獻無所於徵乃靡靡宮室田園以徵私圖是棄麟角鳳羽而寶鶴毳鼠朴也安足以言愛敬之方知愛敬其先寶藏什襲梓行以垂永久俾觀聽曰是麟角也是鳳羽也惕然以省而油然以慕若是方庶矣然猶寶乎其外也聖門之訓不寶爵位不寶財貨不寶文辭揭揭然曰善曰仁親以爲律令維皇降衷仁義具足止慈止孝止仁止敬止睦止婣止貞止烈若取諸寶藏而時出之璀璨晶熒舉

無虧缺是之謂在內之寶以文肅公之急君慕親親師取友  
挺然立于百世豈曰從外增益之凡吳之世各充其善各仁  
其親始家邦以達天下如執玉捧盈罔俾少離是毅然以鳳  
麟自待也予以光先烈貽後範將爲來世所寶

青原壽言爲方子元忠書

官階之品初仕爲士士進爲大夫大夫進爲卿卿進爲孤爲  
公世靡然趨之雖鷄鳴孳孳欲罷不能忘食忘憂未有以踰  
也聖學之品也可欲爲善善進而信信進而大大進而聖神  
此無異饑欲食渴欲飲寒欲衣自生自成而世藐弗盼也將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六

先覺者虛設此階以誘來學乎昧昧我思之父兄以斯教乎  
子弟以斯學乎師友以斯切磋而上之人以斯砥礪乎公卿  
大夫之品予奪在人成毀在命固有欲而弗遂者仁義禮智  
樂善不倦自我予之誰得而奪諸自我成之誰得而毀諸故  
能志于學者爲能自壽能自壽者爲能壽其親能壽其親者  
爲能壽天下萬世

復初贈言

予判廣德作復初書院以廸于士民別來歲星一周矣而鯉  
湖子以柱史至亟求而振厲之於是渙者萃頹者興闡畧者

完予起廢南都相晤而笑曰子之取善於予也其猶燕之取士於隗乎取士於隗而天下之士至取善於予而天下之善至矣鯉湖子曰吾聞諸師友矣目之初罔不明也乃或障之耳之初罔不聰也乃或塞之心之初罔不睿智也乃或蔽之君子之去蔽以復其初也若除目之塵沙而拔耳之木楔也其未除而拔也其有不戚然隱乎比其復也其有不躍然快乎吾方從事焉而未能也繼而與南埜子龍溪子日究斯道政教日有聞三載績成庶士庶民相率詣行臺挽留之未幾有岳州之命皇皇焉無以援也迺屬彭楊二生彙羣善走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七

南雍以微言曰侯之莅吾州也寒暑三變矣而蕭然一室不以家自隨剖決庶務夙夜不辭勞故庭無滯案獄無淹囚其事大吏處僚友雍容以正初不强合久乃翕然以信嘗署建平矣革宿蠹省妄費公庭肅肅無訟及借泮望江以身捍權貴之需一力一財不妄費至於貞教諸生疊疊忘倦有善若自己出有不善若恫瘝乃身也茲必得言以章有斐勿諛之德東廓子曰以予之交於侯也習聞其世矣六母應及母氏孫力貧撫孤以再造王氏而侯竭力以養邑博士捐俸助之其節孝之懿舉不鑿其初者也及成進士取善四方擴予有

位以孚上下卽二子之言也其諸復初之驗乎目復其初則明不可勝視矣耳復其初則聰不可勝聽矣鈞是聰明也而障以塞之於是乎潔無以隄身敏無以集事禮無以交衆惠無以逮下剛無以警強禦而教無以敷成八小子故古者明德親民之學以至善爲止至善也者帝衷之初也切而磋之琢而磨之蘊之爲恂慄發之爲威儀則盛德至善斐然而不能忘充鯉湖子之學也其取善于衛武而後快乎若然者將柱史不爲華倅州不爲卑佐郡不爲鈍而陟巖廊不爲利無徃非進德居業之地善不可勝用矣二生歸以告諸師諸師拜而致之侯侯拜而受之曰吾將終身從事焉以無忘茲復初

贈虞衡葉子之雷州序

虞衡葉子之報政也大宰上其考俾復任於南主客吳子偕同鄉之仕于京者請所以贈予時適署南院以行曰無以贈也夫葉子陟明伊邇矣姑少待之未幾臬于雷州之

命秋官張子偕同鄉之仕于南者請所以贈曰無以請也予嘗諾吳子矣雖憂疾其可爽之子昔聖門忠信篤敬之教能之者可行於蠻貊而不能者弗行於州里州里之於蠻貊懸

矣而好惡無以相遠其天真一也學術不明而各以資質爲  
政才敏者以才敏勝辯捷者以辯捷騁赫赫然樹功伐微聲  
名甚者至於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自予登第三十年矣歷觀  
士習之變喟然興慨也得才敏不若得敦朴得辯捷不若得  
簡默簡默敦朴其於鑿天真淺矣夫葉子身若不勝衣言呐  
呐若不出口然而守均州補郴州二寧國郎虞衡垂二十年  
而兢兢守其職故檢其溢征以蘄恤于上抑中貴而削其冗  
員民是以妥焉申飭屬吏馭以恩信盜是以靖焉整戎備刷  
簿書造賦冊長是以責成焉致三澤之產而擇其良修陵寢  
而工不愆於素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九

天子是以齋焉宗伯崔子稱其一心專志可以事君而作事其  
有所試已乎雷陽雖濱炎海然無後靡機械以戕天真其樸  
魯儉勤易以導於善也行矣葉侯無眩於習無益於成無忽  
於遠聚民所同好而勿施所同惡焉其尙永言於叅前倚衡  
之功乎徃歲桂州相國贈郴州之行曰崑崙已經年還家無  
薄田夫官與民相須者也田畝不增則民之田日辟矣居室  
不華則民之居日莫矣夫家賜而戶與之不侮不奪致之也  
相之所以相守之所以守其位殊其道一而已矣

贈林子民服省親

子亦知夫人之愛其拱璧乎襲以文錦櫝以丹漆加之以扇  
鑰若是亦至矣然必時發而省之璧則如故也而時省之者  
愛之也親也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奚啻一人之璧也而老壯  
之相渝霜霧之不測旦夕且異狀矣然或冒于色没于貨餌  
于爵祿貿貿莫之省焉是愛其親不如璧也而可乎夫林氏  
之秩深矣陟明伊邇矣而顛顛焉求省其親而不釋也其亦  
可以厲俗矣曰若是則吾輩之未得歸也將何以庸吾情也  
曰夫孝莫大於省身矣古之稱善事親者莫如曾氏其言曰

東廓鄒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十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人之臨深而履薄也凜乎  
恐其陷且墜也當是時也雖有淫聲莫之敢聽也雖有美色  
莫之敢視也夫耳目口體者非我之有也父母之遺也莫或  
妄視則無忝於目矣莫或妄聽則無忝於耳矣莫或妄言則  
無忝於口矣莫或妄動則無忝於身矣故任重道遠之功至  
於敬手足而後知免夫能敬慎其身以無忝所生則遠離千  
里固跬步在親側也若縱欲以貽戮雖烹羶藪而養亦豕畜  
之而已於是三君訢然起謝曰吾聞省親廼得省身請書以  
贊林子且以爲吾輩之儆可乎

